

K870.64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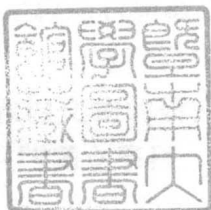
3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四一冊

佛學與敦煌學（三）

謝和耐等著 耿昇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圓箒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即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寶庫，敦煌之名始為世人所知。藏經洞內藏有從五世紀初晉代到十一世紀初宋代諸朝的經卷、文書、帛畫、織綉、銅像等文物六萬餘件。經卷中除佛經外，另有道經及佛典，所使用之文字，除漢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闐文、回鶻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寫本占六分之一。此一發現，震驚國際，西方探險隊陸續前來探查，迄今，敦煌石窟藏書及壁畫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國博物館中，僅餘八千餘卷藏于北京圖書館。這種對敦煌文物的研究，在近代國際學術界已蔚然成風，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謂之『敦煌學』。

《佛學與敦煌學》一書，由謝和耐等法國漢學家所著，耿昇翻譯，共由八編組成，分別為敦煌寺院經濟研究、敦煌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敦煌佛家民俗文化研究、敦煌佛教俗文學研究、敦煌佛教與道教研究、敦煌佛教石窟與藝術研究、敦煌文書斷代與佛教信仰、敦煌佛教文化綜合研究。每編下又有數章，共計四十四章，對於敦煌學的佛教經濟、文化、歷史、藝術等都有詳細而專業的闡述。另外，因敦煌學的部分漢字字義與現行規範字不甚相同，故本書使用部分異體字，請見諒。（例：匹與疋）

《佛學與敦煌學》一書，由于篇幅較大，故分為139、140、141三冊，為佛學與敦煌學（一）、（二）（三）。

耿昇譯
謝和耐等著

佛學與敦煌學（三）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佛學與敦煌學（三）

目 錄

第六編 敦煌佛教石窟與藝術研究	731
第三十二章 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圖	731
一、第 231 窟的題識	731
二、錄自寫本中的題識	737
第三十三章 敦煌寫本中的壁畫題識集	757
1. 地獄十王	757
2. 阿彌陀淨土	765
3. 藥師佛淨土	775
4. 舍利弗與勞度叉之戰	778
5. 結 論	787
第三十四章 敦煌佛教圖像札記	789
第三十五章 敦煌寫本中的某些壁畫題識	815
第三十六章 敦煌和西域古代繪畫考古老風格	827
北路的藝術風格	830
西域西部的繪畫	834
北路風格向東擴展	837
于闐的繪畫	847
第三十七章 敦煌幡幢的原形與裝潢	851
一、兩類幡幢的特徵	852
二、印度和西域的幡幢與繪畫	855
三、中國中原的幡幢	862

四、長方形幡的裝潢	868
第七編 敦煌文書斷代與佛教信仰	873
第三十八章 敦煌的宗教活動和斷代寫本	873
對說明僧衆生活的已斷代寫本的年代劃分	874
題識中最經常提及的日和月	884
第三十九章 敦煌寫本紙張的顏色	889
第四十章 敦煌和吐魯番寫本的斷代研究	895
一、對伯希和與斯坦因敦煌漢文寫本的形態分析， 北京和列寧格勒已作過斷代的寫本	895
二、各家小特藏中的寫本和贗品問題	900
三、已被斷代的和可以被斷代的吐魯番寫本	907
四、重新使用寫本的例證，伯希和特藏中 的漢文—藏文雙語寫本	911
附 記	910
跋 尾	920
第四十一章 敦煌的經摺裝寫本	921
名稱問題	922
在敦煌發現的經摺裝文書	925
斷 代	926
內 容	927
開 本	928
類 型	928
裝 訂	933
版面編排	934
附 記	935
第四十二章 敦煌漢文寫本的斷代	937
內部考證	938

外部考證·····	941
附 錄·····	946
第八編 敦煌佛教文化綜合研究·····	952
第四十三章 敦煌學近作·····	952
一·····	952
二·····	961
三·····	962
四·····	968
五·····	979
六·····	982
七·····	987
八·····	1006
九·····	1007
十·····	1008
十 一·····	1009
十 二·····	1028
十 三·····	1031
十 四·····	1033
十 五·····	1035
十 六·····	1036
十 七·····	1037
十 八·····	1044
十 九·····	1046
二 十·····	1047
二 一·····	1063
二 二·····	1064
第四十四章 列寧格勒所藏敦煌漢文寫本簡介·····	1070

I	1073
II	1084
III	1092

第六編

敦煌佛教石窟與藝術研究

第三十二章 敦煌石窟中的瑞像圖

蘇遠鳴 (Michel Soymié)

一、第 231 窟的題識

第 231 號石窟是我們在 1981 年 6 月的一次出訪中，得以參觀并作了簡單研究的石窟之一。據曾針對該洞發表過一篇精闢論文的藤枝晃先生認為，該窟是吐蕃占領敦煌時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洞子。它不祇在一方面具有重大意義。首先，由于該洞在完成時豎起的，或者至少是當時寫成的紀念碑，使我們知道了它完成于 839 年這一時間。該通碑文現存幾乎是相似的兩種文本，抄于 P. 4640 號寫本中。此外，該洞的各壁都裝飾有大量意義重大的繪畫。但我的意願并不是再重複一次對該洞的全面研究，僅僅是一種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洞子的西披（面對進口的背屏）中開鑿有一個體積相當大的龕（高 2.52m，南—北寬 3.51m，東—西深 2.73m）。龕的頂部由一個形成了一種已斷裂的披椽那傾斜為 45° 角的洞頂所承負。這一傾斜面裝飾有由并列的框組成的一種團花邊。根據一種很可能的約估和我自己的記憶來看，其





面積約為 50cm 高和 20cm 寬。框中繪有站佛像。爲了團花邊的梯形而必須縮小的角中，都繪有窣堵波。洞頂及承負它的洞頂藻井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第 3 卷中的第 168 幅圖版的內容。我應該指出，該龕的建築和裝飾布局絕沒有絲毫特殊之處。大家還可以在第 237 號洞中發現另一個完全可以類比的例證，我將于下文再來論述這一問題。第 237 洞的龕已發表于伯希和同一部書的第 176 幅圖版中了。

正如謝稚柳先生在他精確的描述中所指出的那樣，也正如大家可以根據伯希和發表的圖版所看到的那樣，團花邊在龕的四周展開，其中包括東側。龕的東側確實沒有洞壁，它是完全敞開的，但傾斜洞頂的下垂部分，在那裏就如同在其他三側一樣。當然，其中所繪的團花邊細部圖祇能在置身于龕內時纔能很方便地觀察到。但我在伯希和的圖版中，却看不到其下部。我們在該問題上還發現，由石璋如先生發表的截面圖是錯誤的，因爲其中沒有出現東側洞頂的這一下垂部分。

可能正是這種不合規則的布局，導致藤枝晃先生犯了一大錯誤。在他有關洞子的簡圖（儘管這一幅圖很精確）中，把他稱爲瑞像圖的畫面置于了東北（洞門的兩側）和南披的下部。在他指出的地方確實有繪畫，但它們是標志佛傳的畫，被謝先生正確地稱爲“佛傳圖”。藤枝晃先生使用的名詞術語，可能更應該是指上文提到的團花邊的內容，但這些團花邊却没有在其簡圖中被定位。

謝先生在他對石窟的描述中指出，于團花邊之上繪有 35 身小佛。此外，他還抄錄了爲這些小佛像所配的題識全文，題識似乎是描述諸佛的。這一點曾最早使我認爲，這裏的壁畫包括一些與題識有關的畫面，或者至少是某些細



部畫。但我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這樣。除了其中的兩身佛像之外，被置于這一範圍內的佛陀都很相似，沒有任何可以使人把它們彼此區別開來的圖像細節或特徵。這種一致性顯得令人特別驚訝和失望，正如我們于下文中將會看到的那樣，這些佛陀主要代表着不僅僅釋迦牟尼的瑞像，而且也有其他有時也是很有意義的代表人物的瑞像。

成為團花邊主要內容的題識之保護質量并不是最好。它們有的已被損壞或很難釋讀。其中某些又過分簡短而不可能具有很明確的意義。此外，它們始終都未被謝先生正確地釋讀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于此提供一種比較正確的刊本并非沒有意義。雖然它們無疑也可能會受到批評。為了方便在本文的下文作參閱和更好地顯示出團花邊的安排布局，我將按鐘表的順時針方向，以持續的方式對所有內容都作了編號，從洞頂的矩形之東側左（北）邊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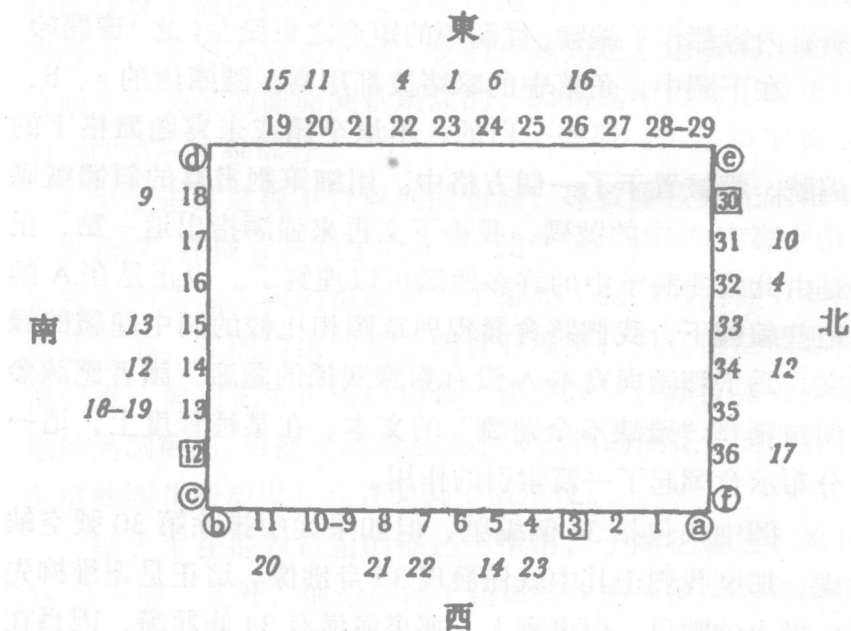
在下圖中，角落中的窣堵波都用寫在圓圈內的 a、b、c 等字母指出。那些空白的、不堪卒讀或未寫題識格字的編號，都被置于了一個方格中。用細筆劃書寫的斜體號碼是原寫本 A 中的號碼，我于下文再來強調指出這一點，正是由此纔使洞子中的許多題識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 A 的這些編號下，我們將會發現與草圖相比較的洞中題識的錄文。為了釋讀與寫本 A 沒有對應關係的題識，讀者應該參閱被稱為“殘缺不全題識”的文本。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分布示意圖起了一篇索引的作用。

圖中共包括 36 個編號，但如果從中排除第 30 號空缺處，那麼我們于其中就僅發現 35 身佛像。這正是謝稚柳先生指出的數目。但事實上，那裏僅僅有 34 條題識，因為在第 12 條榜題中沒有題識。如果考慮到第 9—10 和 28—29

條題識是從一個格到另一個格之間持續的，僅僅形成了兩條題識而不是 4 條，那麼我們實際上就祇能計算到 31 條題識。



在下文刊布的文獻中，斜綫指出了另起行的地方。我提出的校勘在被認為是錯字之後放在括號內，其前面帶有 =（取代號）或 +（加號）。那些其釋讀難以斷定或有疑問的字，同樣也被置于括號內，并于後面附有一個問號（？）。一個方框中的字指根據假設而作出的補闕字。其中加入了某些標點。正如我于上文在介紹示意圖時，已經講過的那樣。我首先介紹在寫本中發現的相應題識，然後再介紹壁畫中的殘留題識。



東 方

〔a〕〔一座佛塔（無題識）〕。

1. 𠀤力自遠（牽？）將來，𠀤自／近（牽？）將去。非山非海石□。

2. 彌摩菩薩隨釋謠城。

3. （墨迹已變模糊而不堪卒讀的題識）。

4. 中天竺波羅柰國／鹿野院（＝苑）中瑞像。

5. 張掖郡佛潒（＝影）像月支王時見（＝現）。

6. 盤和都督付（＝府？）仰容山番／禾縣北聖容瑞像。

7. 天竺白銀彌勒瑞像。

8. 摩羯國傾（＝須）彌座釋／迦并銀菩薩瑞像。

9. 虛空藏菩薩于西玉河。

10. 薩迦那倦寺住瑞像。

11. 中天竺摩加（＝伽）陀國／放光瑞像。

〔b〕〔一座佛塔，（無題識）和一隻手的素描輪廓〕。

南 方

〔c〕（一座佛塔，其題識已褪色和不堪卒讀）。

12. （并立的兩身佛像，無題識）。

13. 佛在毘耶離巡城行化／紫檀瑞像。

14. 觀世音菩薩于蒲特山放光成道瑞像。

15. 于闐娑（＝媿）摩城中瑠檀瑞像。

16. 中天主（＝竺）摩訶菩提寺造／釋迦瑞像。

17. 此牛頭山像從耆山履／空而來。



18. 指日月像。

〔一〕（一座窣堵波，無題識）。

西 方

據謝稚柳先生的錄文，本處缺兩條題識。示意圖中確實顯示出了西邊這兩段之間的不平衡狀態。然而，我不相信于此可能會有闕文。我没有尋到其踪迹。

19. 老王莊北佛在地中馬 / 足掇出。

20. 迦葉佛從舍衛（騰？）（空？） / 于固城住瑞像。

21. 陳國聖容像。

22. 于闐海眼寺釋迦 / 聖容像。

23. 分身瑞像者，乾陀羅國 / 二人出錢畫像。
其功畢，一身二頭。

24. 微波慈佛從舍衛 / 城騰空于國城住。

25. 于闐坎城瑞像。

26. 中天竺憍焰（= 旃）彌寶檀 / 克（= 刻）
瑞像。

27. 高浮圖寺放光佛，其 / 火如光。

28. 時佛從天降下。其檀

29. 像乃仰（= 迎）禮拜時。

北 方

〔e〕（一座佛塔，無題識）。

30. （闕）

31. 于闐國石瑞像。





32. 釋迦牟尼真容從王舍／城騰空住海眼寺。
33. 酒泉群（郡）釋迦牟尼瑞像。
34. 天竺摩加（＝伽）國觀世音芥。
35. 于闐古城瑞像。
36. 于闐國舍利弗毗／沙門天王決海時。
37. （一座佛塔，第 36 條題識超出了框外）。

二、錄自寫本中的題識

我們可以將以上刊布的第 231 號石窟中的題識，與保存在寫本中的抄件進行對照比較，以驗證、校勘和補充之。我一共知道有 4 種寫本。

A P. 3353 號。這卷寫本的 3 種文獻前後彼此接連在一起。明顯是出自同一位不太用心的抄寫員之手。前兩種很容易考證出來，它們是抄在或即將抄在壁畫中的題識的抄件或草稿。第 1 篇文書確實涉及到了阿闍世王和韋希提王后的故事（第 1 頁第 1—18 行），其次又與同一韋希提的諸“觀”有關（第 1—2 頁，第 19—27 行），集中了一些可能是涉及到了為配一幅阿彌陀極樂世界畫場面的題識。其二（第 2 頁，主要的 4 行）又轉載了一幅四手四眼觀音畫中指出的內容。第 3 篇文獻（第 3 頁，第 15 行），已不完整了，與本文有關。它如同前兩篇文獻一樣，本為一種題識的抄件，我于其中又發現了第 231 洞中的某些題識，但却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順序安排。儘管洞子中的數條題識都在這份抄本中付闕如，然而其中却又增加了該洞中没有出現的其他題識。這一卷寫本 A 共包括 23 條題識，其中有 17 條可以在洞中發現，有 6 條是新的。



B S. 5659。這是一卷祇有 1 頁的寫本，共包括正面 11 行和背面 4 行文字。洞中的某些題識又重新出現于其中，但該文的排列順序迥然不同。我們特別應該指出，有幾組題識在 A 和 B 中是共有的。這就是 A 的第 1、2、3、4、5 條，相當于 B 的 4、5、6、7、8 條；A 的第 7、8、9、10、11、12、13、14 條，同樣也相當于 B 的第 18、17、16、15、14、13、12、11 條。在這一點上，儘管在 A 和 B 號寫本中存在着差異和順序的顛倒，但它們似乎仍是相似的。然而，B 號寫本既與洞子，又與 A 號寫本中的題識不完全相符。我確實發現，寫本 A 共包括 22 條題識，但這其中僅有 10 條出現于洞中；B 號寫本題識中的 14 條題識都與 A 號寫本中的題識相似，或完全相同；但 B 本有 5 條題識，既未出現在 A 本中，也未出現在洞子中。

C S. 2113 背 I。這一長卷是 5 種各種不同文書的匯輯。其中第 2 種為一篇贊頌一名修葺一座石窟（尚未考證出來）的和尚之功德碑碑文的草稿，其中有署名并被斷代為 869 年。寫本中與我們有關的部分，位于卷子的開頭處并占據了前 62 行，其中特別是又一次出現了同樣的題識。在經過某種分類之後，我們可以于此計算到 39 條題識。這一數目僅有一種表面的意義，說明它們共有 2 種和 3 種用法。此文事實上更像一種習字作品，而不是一種草稿或抄件。雖然其外表破爛不堪，但這卷 C 號寫本却提供了某些比 A 和 B 號寫本更佳的文本。此外，其中有時用小字補充某些說明，它們提供了有關成為題識內容的瑞像的某些頗有意義的資料。非常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附注并不是始終都能清楚地釋讀出來的。

D P. 3033 背 I。這卷 20 行的文書，也如同前面 3 卷



一樣爲一題識集，涉及到了瑞像或佛教史中的某些情節。文中搜集的題識共有 14 條，但其中僅有 5 條與在洞中發現的題識有關。該寫本未被斷代。然而，寫本背面繼此文之後的文獻，是一名僧侶的資產賬，其中載有唯一的一個用于支紀年斷代的時間，它可能爲吐蕃占領時代的。

我于下文根據 A 號寫本而發表的校勘，可以由 B 或 C 號文書補充。增補部分將以與刊布石窟題識同樣的方式用 + 號表示。但補入部分後面，又帶着一個表示其出處的字母。某些補充校勘處將置于括號內。

A 號寫本

1. (1) B 號寫本第 4 條第 2—3 行：“分身像者，胸上分(+身，B)現，胸下合體。(+ 其，B)像遂爲變形”。最後一句話清楚地說明，這條題記是不完整的。瑞像的身體畸形之出處或原因，事實上并未于其中提及，但使用了“遂”字。

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辨認出第 231 號洞中的第 23 條題識，但其措辭却不同。

C 號寫本的第 4—44 號題識比較長，同時始終與洞中的題識有密不可分的相似性。它是玄奘《西域記》中一段很著名文字的改寫，但被改寫得很拙劣和殘缺不全。由于其中缺少玄奘記述的第 2 部分，所以我們却無法理解爲什麼瑞像具有這種身體畸形。

玄奘于其記述中介紹說，在健馱邏國的大都布路沙布邏（今白沙瓦）附近，有一座迦膩色迦王大宰堵波。其中記載說：“大宰堵波石階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宰堵波所，